

王老九詩選



王老九詩選

陝西省臨潼縣文化館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王老九诗选

陕西省临潼县文化馆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375 插页 6 字数 73,000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2,000

统一书号: 10094·183 定价: (精) 0.89元

(平) 0.42元

是祝贺，也是深深的怀念！

——《王老九诗选》代序

胡 采

陕西人民出版社要印行新版《王老九诗选》，并希望我写个序。我想，这个序我应当写。理由是：一则表示我对新版《王老九诗选》就要出版的衷心祝贺，二则表达我对老九同志本人的深深怀念之情。

王老九同志是一九六九年二月去世的。他离开我们快要十年了。

解放以后，当我从延安到达西安不久，就开始认识了老九。从当初的西北文联到后来的西安作家协会，我们大家都是把老九当作亲人，当作老朋友看待的。他每次从临潼乡下来西安的时候，都是和我们住在一起。文联和作协就是他在西安的家。他和文联、作协的同志们，一起谈论诗歌创作问题，一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讲话》，一起参加群众性的诗歌活动。这些情况，我和作协

的不少同志，至今都是记忆犹新，每念及此，就象跟昨天发生的一样。事实上，这已经都是一、二十年以前的事了。当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开始，从林彪、江青等狼狈为奸，阴谋策划，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杀人刀子的时候起，我和老九就再也没有能够见上面了。这期间，我们谁也顾不了谁。甚至关于他去世的消息，我都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的。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实在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人们一谈起王老九，都公认他是优秀的农民诗人。把农民和诗人连在一起，称呼“农民诗人”，这至少在陕西地区，可以说是从王老九开始的。农民，这是什么人？按照旧的传统习惯说法，就是泥腿子，种田的，踩牛屎的。诗人，这是什么人？也按照旧的传统习惯说法，这是指头上戴桂冠的，念大书的，有大学问的。旧社会，多少个世代，人们不就是这么说的、这么看的么？现在，居然把“泥腿子”和“头上戴桂冠的”连在一起，有血有肉地放在一个人身上，被人们尊敬地亲切地称呼为“农民诗人”，这不是有点奇怪么？是的，是有点奇怪的。这对于总是习惯于用旧眼光、旧思想看问题的人来说，当然是有些奇怪的。但是，这样的“奇怪”事情，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居然发生了。而

且，所谓农民，已经不是旧的习惯势力和习惯影响所理解的农民了；所谓诗人，也已经不是旧的习惯势力和习惯影响所理解的诗人了。农民和诗人，在现实生活和人们的头脑中，都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含义。被人们尊敬地和亲切地叫做“农民诗人”的这种崭新的称呼，就是农民和诗人获得新生命和新意义的集中体现。

农民和诗人这种崭新的变化，“农民诗人”这一崭新事物的出现，这只有在我们的时代，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和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并且才能够从可能变为现实。

王老九被人们称为“农民诗人”，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很高的荣誉和很大的信任。老九没有辜负和玷污这种荣誉和信任。他以他的才情并茂和充满战斗豪情的诗篇，令人信服地证明，他无愧于人们所赞誉的“农民诗人”这个光荣的称号；摆在我们面前的《王老九诗选》，就是实际的见证。

通过王老九的诗，可以看出这位农民诗人具有很高的诗的艺术才华。这种才华，在旧社会，在三座大山压迫下面，就好比是一颗珍珠埋在深土中一样，发不出光来。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闹起革命，推倒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被压迫

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这颗埋在土里的珍珠，才真正发出耀眼的光辉来了。老九在《七一颂歌》一诗中，就是这样描绘的：

一颗珍珠土内埋，
满身光彩难出来；
一声炸雷天地动，
挤出土来把花开。

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打碎了桎梏和囚禁人民的黑暗的闸门，带来了光明；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象一把开启劳动人民智慧和才能的金钥匙，把成千成万王老九式的人物，引导到写诗、编快板以及其它文艺创作活动中来了。这也象老九在他的诗里面所歌唱的：

毛主席文艺方针明光闪，
工农兵走进文艺园；
老九翻身又翻心，
手捉犁把编快板。

王老九就是这样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活，并且一步步走上了诗的“花果山”这个创作园地的。由于

党和毛主席阳光雨露的滋润，由于老九本人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在他的诗的“花果山”园地中，获得了丰收。

王老九走过的生活道路和他的创作实践本身证明：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没有我们的农民诗人王老九，当然也就没有王老九的丰富多采的和令人难忘的诗篇。农民诗人王老九的出现，丰富多采的王老九诗篇的出现，这无论从实质上 and 带普遍性的意义上，都首先应当说，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王老九的一生，经历了两种社会：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动阶级统治的旧社会；度过了两种不同的时代生活：新中国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生活和旧中国穷人被奴役、被压迫、当牛做马的生活。这两种社会生活，对王老九来说，都是实际经历过的，是亲身走过来的，是感受很深的。实实在在地说，他是两种社会和两种生活的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人。他把旧社会、旧中国劳苦人民被残害被压迫的境况，比做是“在阴山底下压”，比做是生活在“两扇磨子”中间；把新中国、新社会人民的幸福生活，形容为“蜜罐子”和“糖罐子”。他越是回忆起旧社会旧

生活的苦，就越是深感到新社会新生活的甜；越是对旧中国旧社会恨得深沉，也就越是对新中国新社会爱得热切。他的这种生活感受和思想感情，反映在他的诗创作里面，表现得特别强烈，特别鲜明。他的整个诗篇，从根本上说，从大的方面说，从主要内容说，实际上是由两种主题思想、两种生活题材构成的：一是对旧中国、旧生活，对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反动事物的深沉诅咒；一是对毛主席、共产党，对解放后的新生活和新人物，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歌颂。这种深沉诅咒和热情歌颂，在具体的诗歌作品中，有的是融汇在一起写的，有的是分开篇章写的，但总起来看，王老九是把他的诗篇的绝大部分，把他的出自肺腑的创作深情，放在了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歌颂整个新社会、新生活和新人物方面。对旧社会、旧生活，对反动派的诅咒和描写，虽然写得感情真切，有血有泪，生动感人，但在他的整个诗篇中，居于次要地位，从主要意义上说，是作为歌颂党、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的陪衬出现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王老九从他所说的“阴山底下”解放出来，迎着朝阳的光辉，走过新生的祖国大地，口里吟诵着“解放门，大敞开，翻身农民走进来”的豪迈诗句，尽情抒发蕴蓄在他内心深处的欢乐情怀时，眼

里虽然含着泪水，但这泪水明明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社会和新生活的无限感激之情的自然流露。

比较能代表他对旧中国、旧社会深沉诅咒之情的，是《除了肚里大疙瘩》一诗。在这首诗中，他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胡宗南以及大恶霸秦颂丞等的罪行。但诗的基点仍然是放在歌颂毛主席、共产党、新中国上面。因为如果没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反动派就打不倒，旧中国就推不翻，新中国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新中国，要除掉他“肚里的大疙瘩”，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王老九在诗中所表达的对旧社会旧生活的痛恨和诅咒，往往是作为强烈歌颂共产党、新社会、新生活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来描写的。

在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诗中，王老九的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把自己，把自己的实际生活和切身的思想感受，同党和毛主席连在一起写，这就使他写出来的颂歌，有血有肉，富于真情实感。在《想起毛主席》一诗中，他竟然把自己种地、走路、吃饭等日常生活，同毛主席连系一起唱起赞歌来了。这首诗不但写得入情入理，生动逼真，而且诗的意境也很高。请看：

种地想起毛主席，
周身上下增力气。

走路想起毛主席，
千斤担子不知累。

吃饭想起毛主席，
蒸馍拌汤添香味。

把走路、吃饭等同毛主席连系起来，一想起毛主席，连肩上的千斤担子都不觉累了，吃起饭来，蒸馍拌汤也增添香味了。写得多么入神！多么朴实！多么真切！用这样的诗句来歌颂毛主席，只有王老九以及象王老九这样的诗人，才能想得起，写得出；反映了王老九和以王老九为代表的劳动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真挚感情和爱戴之深。

王老九对党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和耿耿忠心，来源于他对党给予他新的生命的那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在旧社会的“阴山底下”，他度过了自己的多半生，就是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已经走向暮年了。就是这样一个王老九，全国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思想光辉照耀下，开始了他整个生命的新阶段，生活、思想和精神面貌，焕发出巨大光彩，本

来已经临近衰老的暮年，竟然一天天变得年轻起来，差不多等于是快要“枯死”了，又茁壮地活起来了。用他自己的描绘，就是：

枯树开花朵朵红，
死了的竹子又发青，
老马脱毛变成龙，
生锈的古铜放光明。

这样的诗情，这样的思想，在老九的作品中，经常是作为创作基调出现的：

年过六十能劳动，
做起啥活也轻松，
不是夸我骨头硬，
我心里有个毛泽东。

一切的一切，一切的变化和奇迹的出现，真正的力量的源泉，都是因为他“心里有个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给了他新的生命，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好比是“死了的竹子”又发起青来，本来已经“枯”了的树，又开出红花朵朵了。老九的实际生活是这样，反映在他诗作品中的旺盛

的诗情，也是这样。他的众多的诗篇，就是他这棵“枯树”，在获得新的青春生命后所开出的朵朵红花。

农民诗人王老九，在他的诗篇中，不光是对于他自己，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中一切新的奇迹的出现，他都是从党和毛主席是力量的源泉，是新生命的播种者和开拓者这个基点，来开始他关于我们新时代生活的颂歌的。他在长篇叙事诗《王保京》中，就抒写了如此光辉的诗句：

八百里秦川一铲平，
山青水秀有名声。
一声春雷天地动，
风吹云散太阳红。
多少鲤鱼变活龙，
能人多过满天星。

第三、王老九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村有他相依为命的农民兄弟和亲人。他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就象熟悉和了解自己一样。在旧社会暗无天日的艰难岁月中，可以说他们的命运和遭遇是大致相同的。解放后，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教育下面，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了他们前

进的道路，一步步在解脱着旧社会套在他们身上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枷锁。在新的生活途程中，他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亲人们，共同前进。但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刀齐的。一部分人前进了，大部分人前进了，社会生活的主流奔腾向前了。但总还是有另一部分人，有或多或少的那么一部分人，在某个生活阶段或某个生活激流的漩涡中打转转，在前进的道路上反反复复，思想上停顿不前。这种反复和停顿不前，从本质上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前进还是走回头路的问题。这就形成了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也终于不能不在农民内部、在王老九的农民兄弟和亲人中间表现出来。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是斗争还是妥协？是前进还是走回头路？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出现的一种带根本性质的矛盾冲突。农民诗人王老九，没有回避这种矛盾冲突，在他的不少诗篇中，曾经反映了和描写了这种矛盾冲突。在反映和描写这种矛盾冲突时，王老九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一直是站在时代生活的主流方面，站在先进农民和先进思想方面，积极维护和

宣扬党的方针政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批判生活浪潮中所涌现的落后人物和落后思想。

在《得宝和张大》一诗中，他写了得宝热情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带头推广生产新技术，为国家增产棉花；批评了张大的保守落后思想，最后在事实的教训面前，张大不能不服输，下决心今后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在《张老汉卖余粮》中，他把社会上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通过一个家庭中老俩口子的思想交锋反映出来，表现出社会主义大变革时期在农民内部所出现的思想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老汉是个有名的“老积极”，为众人把“公事”办，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主张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老伴反对这样做，她是在旧社会挨饿受苦怕了，认为把余粮存在家里比什么都保险。老婆的这种思想，在过惯了穷日子和苦日子的人们中间，在刚刚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王老九对这种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他把这些写进他的诗中，用意是很深刻的。但是，诗并没有写到这里为止。当老伴被老汉说服，同意把余粮卖给国家以后，诗的笔锋一转，通过老婆的口，讲出了埋藏在一部分农民内心深处的更加尖锐的思想问题。这个老婆，居然想用

卖粮得来的钱，“买上几亩田，雇上个长工”，享“两天”清福。这一下，把矛盾冲突推上了更高一层。老婆说的，想的，实际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旧社会发财致富的办法，想靠剥削别人，来过自己的所谓“幸福”生活。这是一种明显的离开社会主义轨道，企图走回头路的思想表现。王老九的诗，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危险的思想倾向，经过老汉的说服教育和斗争，终于把老伴和以老伴为代表的走回头路的思想，给拉回到正道上来了。在长诗《王保京》中，虽然主要是反映科学种田的，但也着重写了合作化的优越性，通过科学种田反映出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复杂和激烈程度。

通过探索王老九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可以看出：劳动人民一旦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一旦摆脱掉旧社会旧生活所加给他们的沉重负担和精神枷锁，在社会主义阳光照耀下，不仅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同时也在艺术创作和诗歌领域中，都会做出成绩，做出贡献，发放异彩。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劳动农民，一个在解放后党一手培养起来，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做出显著成绩，曾经写出这样多的闪耀着社会主义思想光

辉诗篇的人，被公认为优秀农民诗人的王老九，只是因为他是建国十七年中间就已经显露才华，并且对党对社会主义忠心耿耿，所以，他以及他的生活和创作，也就无法完全逃脱“文艺黑线专政”论所布下的这场天罗地网的灾祸。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今后无法再看到他的新作，就连旧作，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同读者见面了。这次重新印行新版《王老九诗选》，实在不能不深深感谢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为党除了奸，为国除了害，为人民平了大愤，从而也就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兴旺发达，扫除了障碍，开辟了广阔的锦绣前程。

最后，我再一次重复文章开头说过的话：衷心祝贺《王老九诗选》的重新出版，痛切表达我对老九同志本人的深深怀念之情。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二日西安